

秦
往
著



情圣雷恩


ZHENG JIU QING SHENG LEI EN

一部最贴近
当下记者
生存状态的长篇力作

十年传媒经历
呈现一个
你所不知道的“记者江湖”

“无冕之王”
让我们拿什么来拯救你？



 中国言实出版社

秦
往
著



情圣雷恩

ZHENG JIU QING SHENG LEI EN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拯救情圣雷恩 / 秦往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71-0629-6

I. ①拯…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1945 号

责任编辑: 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18 印张

字 数 264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7-5171-0629-6

目录

CONTENTS

-  01 初遇雷恩 / 001
-  02 稿件被毙 / 004
-  03 我是怎么当上记者的 / 011
-  04 记者的荣耀与惆怅 / 016
-  05 紧急会议 / 020
-  06 记者“大神” / 024
-  07 “陈鲁豫” / 029
-  08 寻找雷恩 / 033
-  09 跟踪 / 037
-  10 代笔挨批 / 041
-  11 初步接触雷恩 / 046
-  12 “钟抄抄”被人粘上了 / 052
-  13 “有记者跳楼了” / 055
-  14 丑人与好人 / 061

- 15 雷恩的故事——求学 / 066
- 16 约悠悠吃晚餐 / 071
- 17 雷恩的故事——爱情 / 076
- 18 雷恩的故事——落魄 / 083
- 19 社会反响 / 089
- 20 为悠悠炮制假新闻 / 092
- 21 “钟抄抄”的尾巴 / 096
- 22 扶不上墙的雷恩 / 101
- 23 向悠悠求爱 / 108
- 24 “罗战神”的猛料 / 113
- 25 “摇钱树”是“姣者”？ / 119
- 26 给雷恩相亲 / 124
- 27 陪雷恩散步 / 130
- 28 悠悠要见雷恩 / 136
- 29 “钟抄抄”打人 / 141
- 30 悠悠回家过年 / 146
- 31 父子谈话 / 148
- 32 意外惊喜 / 155
- 33 爱情之夜 / 161
- 34 再遇钟正操 / 167
- 35 可怜的雷恩 / 172

- 36 做不了“坏人” / 177
- 37 暗访 / 182
- 38 进局子了 / 189
- 39 雷恩自残 / 195
- 40 要给雷恩变性 / 200
- 41 骗父母八万 / 205
- 42 悠悠辞职了 / 210
- 43 美丽的雷嫣 / 216
- 44 学做女孩 / 221
- 45 雷嫣上班了 / 225
- 46 悠悠生气了 / 230
- 47 寻找悠悠 / 235
- 48 冯哥的困顿 / 240
- 49 援救“罗战神” / 244
- 50 又揭开一起大案 / 248
- 51 落魄三兄弟 / 254
- 52 三个大红包 / 260
- 53 雷嫣的困扰 / 264
- 54 钟正操裁了 / 268
- 55 我和悠悠的结局 / 274



01 初遇雷恩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失业者、失意者、落魄者，处于人生的最低谷，靠捡些废品卖点钱维持生活

“周力波，稿子写了没有？”

这是下午五点半，我们《吉都都市报》编辑中心主任汪含健（我们记者私下里称他“汪汉奸”）打我的手机。

每次听到“汪汉奸”在电话里呼我的名字，我都要不由自主地四下张望，担心周围的人听见，尽管手机里的声音除了我谁也听不到。没办法，本人跟时下某个大名人的名字同音了，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每当走在大街上，遇到熟人，被人喊一声“周力波”时，方圆一公里的人都扭过头来看我，一副要对我围观的架势，让人心惊肉跳。久而久之，我产生条件反射了。

“还……在回报社的路上。”我气喘吁吁地回答道。此时我正踩着一辆快用光了电的电动车，艰难地奔走在离报社还有二十公里的群众路上。

“超过六点半还没回来，你就不要写了！”“汪汉奸”撂了电话。

太盛气凌人了。

没办法，谁叫我是一名才入行的小记者呢，在吉都报，小记者的地位可能只比校对高零点一厘米。有时候，校对也敢抄起电话朝你骂娘呢。

“周力波，你这狗娘养的，写的什么稿子啊，错字连篇！”这样的话我听

得耳朵都起老茧了。

谁写稿没有错别字呢，是不是？记者更难免，因为记者每天得在晚上八点半之前交稿，采访了一天回来，人本来就累了个半死，还要构思，还要打字（我使用的是拼音打法，偏偏汉字同音字又多），一边写稿还得一边看时间，要是没有错别字那就见鬼了，可责任不能全怪我吧，不还有版面编辑审稿嘛（不过，编辑偶尔还把正确的字改成了错别字呢）。但校对不敢骂编辑，只有拿我等小记者来撒气。

下午五点半，正是编前会开罢之时。在编前会决定了版面内容后，性格刚烈（不是“肛裂”哦）的“汪汉奸”便开始一一落实交稿情况，已交稿或正在写稿的记者，会受到夸奖，得到一朵想象中的小红花；还没写稿的，会被骂一顿（你可以想象一盆脏水朝你泼来），之后编辑们三五成群鱼贯而出，一路说笑着，找个小饭馆，点几个小菜，喝几杯啤酒，优哉游哉。六点半左右，酒足饭饱回到报社，开始编稿。

而我等小记者，这时候哪有时间吃饭，除非你只有三百字的小简讯可写，否则这个时候，你不是在电脑桌前埋头苦干，就是在奔向电脑桌的路上。如果你一天只有个把小简讯可写，每天是可以正常吃饭了，可到了月末，你就喝西北风去吧。

记者是按工分领薪水的，所发稿件按字数或重要性（是否重要由编委会决定）打分，到了月底，你得多少分，就领多少钱。在我们吉都报，一篇三百字以下的稿件只有一分，一分折合人民币二十五块钱。如果你一天只得一分，到了月底，你只能领七百多块钱，加上五、六百元的基本工资，也就一千三左右。这点钱在你交了房租（房子面积还不能超过三十平米）后，只够餐餐喝稀饭。更要命的是，每个月要七十分才算完成任务，如果你连续三个月都达不到七十分，自觉一点，自己收拾办公桌抽屉里的变形金刚、A片碟滚蛋吧。

所以，你每天挣的工分起码在二点五分以上，才能在报社待下去，才能在吉都生活下去。每天都要写三条简讯或一篇八百字以上的稿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对于我，更加不容易，因为我是个才入行的新记者。

闲话少说，还是赶紧往报社赶吧。

屋漏偏逢连夜雨，电动自行车的电量表亮起了红灯，转眼间变成了人力自行车，尽管双脚不停地用力踩踏板，可它如在原地踏步一般，一辆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搞不明白，电动车产家为什么要把它的人力装置设计得这么费劲而又走得这么慢，是为了告诫车主出门前一定要记得把电充足吗？

走了大约十公里后，我汗流浹背，腰酸腿胀，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我站在街边一棵香樟树下，掏出一瓶冰红茶，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

突然感觉左边有点不对劲，扭头一看，距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一个男人正看着我，把我吓了一跳。

是的，吓了一跳。虽然我是个男人，他也是个男人，我还是被吓了一跳。因为他就像是变魔术变出来的，悄无声息就站在了我身边，我都无法确认他是一秒钟之前还是两秒钟之前站在我身边的，是走过来的，飘过来的，还是从地底钻出来的。我扫了一眼他身后，想寻找他来到我身边所留下的轨迹，例如一串脚印，一条拖痕，一溜烟雾，一撮土，但什么也没发现。

我又扫了他一眼。乍一看，他是一个很帅气的人，年纪大约三十岁，白白净净，文质彬彬，高高瘦瘦如玉树临风。他身着一套灰色西装，但很陈旧，估计进城农民工都会嫌它旧，而且西装经过了N次水洗，皱皱巴巴的。

这人的形象和他的服装太不搭了，我不由又看了他一眼。细看之下，这人却有一种慵懶的神态，他无精打采，面无表情，身体一动也不动，不说话，默默地站着，像看你又像没看你，目光低垂，让人感觉他不是在看我的脸，而是在看我外衣上的第三颗扣子。

我低头看了一眼外衣上第三颗扣子，没发现异常，我望着他，有些纳闷，问：“你……干嘛？”

“先生，你的空瓶子可不可以给我？”他客气而羞怯地问。

“你要瓶子干什么？”我脱口而出，但马上就明白了，他是个捡废品的，等着收我的瓶子。我这才注意到，他右手提着一只塑料袋，鼓鼓囊囊，像是装了不少空瓶子。

在吉都市的街头（在其他城市想必也一样），偶尔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或踩自行车或步行，提一只小袋子，或背着一只大编织袋，从一个垃圾筒走向另一个垃圾筒，从中翻找空饮料瓶、冰淇淋盒、废纸、钞票、黄金之类的东西（后两类估计很难找到）。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失业者、失意者、落魄者，处于人生的最低谷，靠捡些废品卖点钱维持生活。

不过那些捡废品的，明显能看得出，都是些进城打工者、低文化者，像眼前这样一个帅气、书卷气的拾荒者，我第一次见到。我估计这人起码有大学文化，否则难以炼就这一身书卷气。这么帅气、这么高文化为何沦落到捡废品的地步？像我，不是学新闻专业的，也不帅气，还弄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呢。

身为一名记者，我对他产生了好奇心，不过没有往深处里想，因为此时占据我头脑的事情，是赶快回到报社写稿。我把最后一点水喝完，把瓶子递给他，之后骑上人力电动车，继续赶路！



02 稿件被毙

市民跟市民吵架是社会新闻，市民跟广告客户吵架就不是社会新闻了

下午六点二十五分，我终于回到报社，路过编辑中心时，往里瞄了一眼，发现“汪汉奸”不在（估计还在小饭馆喝着小酒），心里竟生出小小的窃喜。因为，若是被他发现，肯定会挨第二轮骂。

走进我们社会新闻部，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敢情都还在埋头写稿哪。我也顾不得喘口气，直奔到我的写字台，打开电脑，趁电脑开机的间隙，抹一把满脸的汗水。

我想，如果到明年能存下点钱，一定买台笔记本，这样就不用大老远赶回报社写稿了，不管在哪个地方，采访完了，就地找家咖啡馆或茶庄，坐在卡座里，一边品尝香飘飘的咖啡或龙井，一边写稿。写完了，摸摸鼠标，稿件就飞进编辑中心稿库了。之后，晃晃悠悠地回报社，多省心。

不胡思乱想了，倒计时，7，6，5，4，3，2，1——开始进入状态。

我写，我写，我不停地写。

脑细胞飞速地碾压，榨出一行行汉字，我用键盘把它们导入到WORD文档上。

我越写越顺，文思泉涌、妙笔生花。虽然是采访稿，可我记性好，采访的东西记在了采访本上，同时也记在了我脑子里，写稿时不必频翻笔记。我十个手指在键盘上如跳舞一般叮叮当当，我差点和着敲键盘的声音欢快地哼起小曲来。

“好大一篇稿。”“罗战神”路过我身边，拍拍我的桌子说，估计这小子完稿了。

“别吵。”我埋头写稿，不想理他。我得赶紧写，这篇稿没有两个小时是写不完的。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写完稿从我身边经过，他摁摁我的肩膀，说：“嗨，猛料！”是“钟抄抄”。

“别吵。”我继续干我的活，谁也不想理。

八点十分，二版编辑王勃打电话问我写什么稿，写得怎么样了？编辑的电话得理睬一下，我中断写稿五秒钟，告诉他，最多还有十多分钟就写完了。

八点三十五分，一篇两千字的新闻稿成形了。精彩！我给了自己一个夸奖。我想，得个十二分应该没问题吧，今天是十一月一日，当月第一天，就得十二分，是个良好的开端。上个月才得八十分，丢人哪；有这篇稿打头，这个月超过一百分应该没问题，超过一百分后工分就按双倍计算了。

我又花了十多分钟，把稿件梳理了一遍，改掉了十几个错别字，然后心满意足地将它送进了稿库。

下楼吃饭。刚才干活的时候一直不觉得饿，现在闲下来了，只听见肚子咕咕地叫，像有一只水怪在里面翻腾。已是晚上九点，有谁还没吃晚饭？恐怕有人开始吃夜宵了，可是我等小记者，从中午一直饿到现在呢。

走出报社大门，附近有一家名为“红玫瑰”的快餐店，我走了进去。点菜台的盘子大都空了，只有两个盘子里还剩一点菜，被服务员拢在一角，像一小堆垃圾；盘子下层用来保持温度的水也不见冒气。点菜员和收银员都没了人影，估计她们对能不能卖掉这最后一点菜已经没有信心了，干脆离岗玩去。

快餐店这种情况我已经见得多了，习惯了，适应了，我高喊一声“点菜”！两个姑娘从里间跑了出来，我把最后两个菜一扫而空。

我索性再要了一瓶啤酒。我想，现在回出租屋也没事做，睡觉又早了点，去哪里玩又晚了点，干脆慢慢吃，犒劳一下自己。其实我心里也担心着稿件，两千字的稿件哪，还需要修改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早回家了，到时候又被叫回来，多麻烦。我住的地方离报社有十多公里呢。

心里想着事，果然就有事。快餐还没吃完，我就接到了“汪汉奸”的电话，“周力波，你马上给我滚回来！”

听这口气，我意识到有麻烦了，幸亏早有心理准备。

我以刘翔在赛场上的架势飞奔，越过熙熙攘攘的大街，越过报社大门口的栏杆，越过报社大厦楼梯的一级级台阶（电梯正在顶层），一口气冲到“汪汉奸”跟前，“汪汪汪……汪主任，找我什么事？”

“不是我找你，是莫总找你。”“汪汉奸”没好声气地说。

看来情况有点严重，我心里慌张起来，可是我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的稿子这么猛的料，能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首先“汪汉奸”这一关就过不了。到莫总手上已经是版面大样，有问题也是只有高层才能发现的问题了。难道是我偷梁换柱的问题？看稿件要看质量嘛，非得先经报题会同意才能写吗？

我报记者采访新闻，按照工作流程，一般是先把题材报给部门主任，部门主任再报给采访中心主任，由中心主任汇总交给早上的报题会，之后由报题会决定可不可以写。今天的采访，是部门主任柳得华（部里的记者称他“得花

柳”）安排给我的，但我没有按任务去写，自己临时找了个题材。

是这样的：昨天下午，社会新闻部新闻热线接到一个报料，说光华路的吉丰化工厂，每天早上都偷偷排放污水。昨天编前会上，老总们觉得这条线索可以做，“得花柳”就把任务派给了我。今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赶去三十公里外的吉丰化工厂，在它围墙外的排水口潜伏下来。为了不让厂里的人发现，我钻进了刺蓬里，如鹅一般大的蚊子在我头顶上乱飞，在我身上乱咬，我仍岿然不动，我把自己想像成电影里那些能忍受千难万苦的英勇侦察兵。

可是奇了怪了，我一直守到中午，它排出的水都是清悠悠的，能照得出我清瘦的面孔。不过，承纳这些水的小溪岸边，残留着不少污渍，可以看出曾经排过污水。可曾经是曾经，新闻要做的是抓现行。难道报料人恶搞我们不成？我打报料人的电话质问，报料人赶过来了，他打开数码相机，给我看照片，称绝不撒谎。我看照片确实是在这里拍的，也就不怪他了。也许化工厂今天不开工，也许此前它的污水处理设施坏了，不得不排污水，今天早上修好了，就不排污水了，我却很不识趣地赶过来了。

我只好自认倒霉，白跑一趟，可心里老大不甘心。就像出租车司机，每天一睁眼，头上就顶着公司的二百块钱“份钱”，我们当记者的，每天一起床，头上就顶着报社的二点五工分。今天不写一篇新闻稿，就等于明天得多写几篇，压力山大啊。

肚子里没有料，我只有“扫街”了。

“扫街”是传媒业的行话，意即到大街上找新闻，找街头新闻。“扫街”对于记者来说，是最无奈的事——毫无目的，满街乱窜，找不找得到新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即使找到了，也多是些不痛不痒的报屁股新闻。可是“扫街”对于我们社会新闻部记者，却是不得不经常做的事。

我报共有六个采访部门，采访中心下辖时政新闻部、政法新闻部、社会新闻部、机动新闻部，另有采编合一的文体新闻部、专刊中心。时政部、政法部每个记者都有五六个机关单位（业界称为“口岸”）对应，记者每天早上到这些部门转一圈，基本上都有料可写；机动部主要写外地新闻、策划新闻，基本

上都是领导派工；文体部、专刊中心以编版面为主，每人一个月的采访任务只有二十分，轻轻松松。

而我们社会新闻部，记者们只有一两个“口岸”，现成的料不多，主要新闻线索来源就是那两部热线电话了。如果这一天新闻报料多，记者们不愁没新闻写，可一旦没什么报料，只有各自出去“扫街”了。

离开化工厂，在回市区的途中，我一路走，一路东瞅西望，渴望发现点什么。经过“心家园”楼盘时，挂在楼群半腰的密密麻麻的白色条幅映入眼帘，让我惊诧不已。

这是一个似乎还没有竣工的楼盘，因为整个楼盘主要的几栋二三十层的高楼，连外墙的脚手架都还没拆。在我的印象里，悬挂条幅一般都是在某个项目开工、竣工而庆贺的时候，而且条幅应该是红色的，为什么这里的条幅是白色的？好奇心驱使我冲进楼盘一探究竟。

一进小区，便发现这里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如赶集一般热闹，嗨，还有警察呢。细看条幅内容，更让人振奋，如“一房多卖，国法难容！”“请人民政府为我们做主！”“欺骗业主，丧尽天良！”“无良开发商，还我血汗钱！”“我们无家可归，我们伤痕累累！”“坚决不接受黑心房产商的道歉！”

房地产新闻归专刊中心负责，所以我对房地产方面几乎没有接触。但眼前发生的事应该不属经济新闻、行业新闻，而是社会事件，购房户维权嘛，这当属社会新闻范畴。如此大规模的维权活动极为少见，看来我遇上猛料了！我精神大振，大脑急速运转，思考如何开展采访。

购房户得知我是记者，纷纷围住我，七嘴八舌，向我控诉房产商的欺诈行为。原来，“心家园”从前年开始兴建，当初开发商把楼盘吹得天花乱坠，诸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离海不远）、“朝五晚九，日月相伴”（指每天早上、晚上都可以看到太阳、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心灵的家园，诗意的栖居”，楼盘一时成为购房热点。预售那天，场面火爆，市民们蜂拥而来，在小区里搭起帐篷安营扎寨，全家人轮番上阵连夜排队预订，市民排队过程中还时不时发生打架事件。不到一个星期，整个楼盘就预售完。但是，从去年下

半年开始，楼市价格猛涨，原材料价格跟着一路飙升，导致成本大增，眼看开发此楼盘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开发商便搞起“一房多卖”套取资金，而且原定今年6月交房的，如今连竣工都遥遥无期……

我一口气采访到下午五点多，想到要回去赶稿，才匆匆结束。我看到现场并没有其他报社的记者，这应该是我的独家新闻，值得做大！我初步决定明天、后天继续来采访，争取把它做成连续报道。

我信心满满，打算光做这条新闻就吃它三十分，然而，莫总一句话冷不丁呛得我信心顿失，还出了一身冷汗。

“你是不是想要本报倒闭？”莫总一见到我，劈头就问。

我接过莫总甩过来的大样看，只见我的稿件排在头版倒头条，放不完，还转二版。我脑子里不由估算了一下，如果这般登出来，得十二分绝对没问题。我暗骂自己，都什么情况了，还想着估分，估分上瘾了不是。

我战战兢兢地问：“莫总，我哪个地方写得不对？”

“天上人间房地产公司是我们的广告大户，懂不懂？不该你写的东西不要乱写！”莫总猛一拍桌子，吓得我魂飞魄散。莫总平时以温和著称，找员工谈话时，手一般都是放自己腿上的，今天竟拍了桌子，看来真生气了。

“我以为是社会新闻……”我小心翼翼地辩解。

“市民跟市民吵架是社会新闻，市民跟广告客户吵架就不是社会新闻了，要不要送你去欧洲或者美国培训半年？”莫总斜视我，眼珠子里白多于黑，有些瘆人。

“莫总，对不起，下回一定注意。”我主动妥协。

不用说，我的稿子被毙掉了。

我悻悻地往外走，路过编辑中心门口，“汪汉奸”瞧见了，朝我伸出手，五个手指头晃了晃。我知趣地走到他跟前，他白眼看我，一脸阴气，“谁叫你写这个题材的？”

我说是扫街扫来的。

“为什么不报题？”

我本想说当时手机没电了，结果说成“电动车没电了”。

“汪汉奸”被逗笑了，但不到两秒钟又板起了脸，“你娘的，想陷害我不是？全靠莫总晚上没喝醉酒。如果让你这篇稿蒙混过关了，明天见了报，你我都得死翘翘！”

“对不起，汪主任。世界这么大，谁想得到它是颗‘地雷’呢。”

“汪汉奸”的食指隔着空气，朝我身上乱戳，“我警告你，以后不报题，写得再好也不发！”

我一边夹紧尾巴点头哈腰，一边倒退着出了门。一天里就挨了三次批，真是倒霉透了。

走在走廊上，又遇见了刚从卫生间出来的一版编辑陈龙，他一边扎皮带一边骂我，“周力波，你这狗娘养的，今天要是十二点半清不了样，罚款找你耍！”

第四次挨骂了，我没好声气地说：“稿件能不能用，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嘛，怎么能怪我。”

这颗“地雷”怎么会过关斩将，送到了莫总的桌面上？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当天下午陈龙有事请假，没有参加编前会，晚上他看到我的稿件，以为在编前会上通过了的（否则我加班加点地写它干嘛），所以就上版了，正巧当天没有重头稿，又把它当成了猛料放在倒头条。而“汪汉奸”，偏又上午没参加报题会，以为我这篇稿是报题会决定叫我去写的（否则我写这么长一篇干嘛），也没多问，结果阴差阳错，险出大祸。

去车棚取电动车时，我看到了“汪汉奸”的捷达小轿车，我不由来气，真想找把锥子，我捅，我捅，我捅捅捅，将它的四个轮胎全捅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当个编辑中心主任吗，就以为是莫总的代言人了？就以为是老二了？我承认你权力大，多少能决定我们记者的稿件上不上得了版，也多少能决定我们记者哪篇稿件得多少分，我承认你资历比我深，我承认你受老总宠爱，你尽可以在我们面前吹嘘，用得着这么嚣张吗？



03 我是怎么当上记者的

各地在招考公务员或招聘人员时，歧视条款多了去了，比如年龄不得超过三十五岁、身高不得低于一米几、要求硕士以上学历、要求毕业于211院校、要求性格外向，等等，这都向谁诉冤去？

两年前，我从吉都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基础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毕业。

吉大（不好意思，跟著名的吉林大学的简称重了）是一所三流大学，数学专业呢，又是冷门专业，除了中小学和数学研究机构，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地方要此专业毕业生，可吉大不是师范，去学校当教师基本无望；研究机构呢，又只要硕、博研究生。尽管毕业前夕，在学校的安排下跟一家企业签了就业协议，但这种协议只是为了学校的“就业率”而签的，跟我无关。离校那天，我两眼迷茫地出了校门。

“当初劝你不要报这个专业，你偏要报，现在知道不听父母言吃亏在眼前了吧。”父亲一边叹息一边抱怨我。

我自己多少也有些懊悔。当初不顾父母反对，坚持要读这个专业，是因为我酷爱数学，高中三年，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一名。只是，我一头扎进数学里了，偏科严重，导致高考数学成绩虽冒尖，但总分却不高，结果只被吉都大学录取。当时我并不灰心，心想：不好就业有什么关系，我考研究生，考博士，当一名数学家，让人家争着聘请我，不惜付高薪、送房子。孰料大四那年，我心情骤转，一点也不想考研究生了。

唉，人有时候太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也不好。

要说多懊悔也没有，世界这么大，还怕没饭吃？找不到合乎专业的工作，